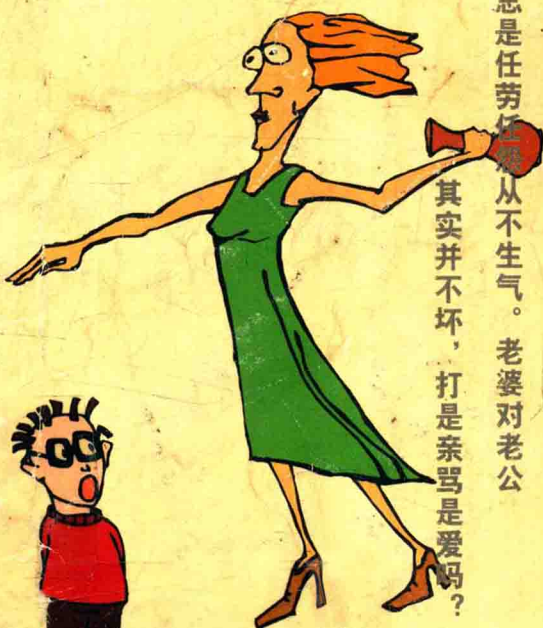


恶 老



婆与乖老公

ELAOPOUYUGUAI
LAOGONG



老婆总是欺负老公，老公深爱着老婆，没有怨言，
总是任劳任怨从不生气。老婆对老公

其实并不坏，打是亲骂是爱吗？

南海出版社

老

恶



婆与乖老公

ELAOPOUYUGUAI
LAOGONG



老婆总是欺负老公，老公深爱着老婆，
总是任劳任怨从不生气。老婆对老

其实并不坏，打是亲骂



南 海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恶老婆与乖老公 / 简瑛主编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2003. 11

ISBN 7-5043-4099-5/I·544

I. 恶… II. ①简… III. 短篇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135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3436 号

恶老婆与乖老公 I

主编: 简瑛

出版发行: 南海出版公司

社址: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

邮编: 570203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 17.71875

版次: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5043-4099-5/I·544

价: 24.80 元

图书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第一章 古堡小主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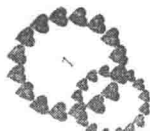
夜幕，漆黑如墨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狂风，如山崩海啸，不时响起树断竹折的声音。暴雨，势如倾盆，宛如万丈突崖下泻的巨瀑。震撼山林旷野的霹雳，随着一闪继一闪的刺目电光，一个按着一个，大地震颤，雷声不绝，愈增暴风雨的汹涌声势和夜的恐怖。

就在这风雨肆虐，雷电助威，天宇翻腾得令人窒息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阵怒马狂奔，铁蹄击在山道上的清脆声音。又是一道强烈的刺目电光，划破了漆黑的夜幕，给宇宙带来刹那的光明，照亮了群峰颤动，耸拔嵯峨的山区。只见一匹青须健马，昂首竖须，迎着狂风雷雨，飞驰在通向“系舟峰”下的人工石道上。

马上，是个身穿黑绸剑衣，背插长剑，面罩黑巾的人。那人双手控缰，引身躬在鞍头上，^紧紧紧挟着马腹，两只寒星般的眸子，在黑巾的双孔内，冷芒闪射^下，显示出他内心的迫切、焦急。

借着夜空一闪继一闪的强烈电光，他熟练的控制着马的速度，和飞驰的方向。根据蒙面人精光闪射的眸子，和控马如飞的熟练，一望而知他不但是内功深厚的武林高手，而且，也是一个马术精湛的骑士。看他对山路的熟悉，似乎就是住在这山区中的人，看他面罩黑巾，又分明是怕人认出他的真面目。

显然，他这样甘冒生命的危险，在如此暴风狂雨，雷电交加的漆黑深夜里，急催怒马，亡命狂奔，必是有万分火急的重大消息传递。



或者，他正要利用这个惊险、恐怖的大好机会，去完成一件较毁灭生命尤为值得的惊人事情。青马穿过高可接天的古木巨林，翻过崎岖峻险的横岭，绕过数座峰角，到达一座峡谷口前。蒙面人的马速，丝毫未减，依然狂驰如飞，直冲入谷。深谷范围极大，约有数百亩，南面是突崖，北面是高峰，正西横亘着一道崎险绝壁，谷口是两座南向形成的纵岭。这是一座死谷。谷中俱是双人合抱的古松巨木，枝干密集，十分茂盛，一片苍翠。

茂林的深处，模糊地现出一座巨石古堡，在夜空强烈的电闪下，反射着苍青灰暗的白色。古堡共有九座塔形堡楼，八座较低的，形同卫星，拱围着中央一座高耸夜空，特别凸出的独立碉楼，乍然看来，直如鹤立鸡群。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座古堡是依照九宫八卦的阵势筑成。堡内一片漆黑，没有一丝灯光，显得阴森、恐怖、死寂，宛如待人而噬的庞然怪物。

蒙面人仅略微看了一眼谷中形势，狂奔的青马沿着宽太石道，如飞冲进林内。前进数十丈，蒙面人急拨马头，冲下石道，直奔林内七八丈外的一座凹形大石来至石前。右手微撑鞍头，飞身纵下马来。

他急忙将丝缰系在鞍头上，匆匆拍了拍雨水淋漓的青马长须，折身向深处驰去。到达松林内沿，即是围绕堡外的人工护堡河，这时水满四溢，已分不出两岸的边际。

蒙面人似是知道护堡河的宽度，到达林沿，立即腾空跃起，飞越河上，直落古堡的高大石墙前。堡墙青苍灰白，俱是八尺青石砌成，墙高七丈，蒙面人立在庞然高大的堡墙下，宛如一个小黑点。他用手遮雨，仰首看了一眼堡墙，按着紧了紧肩后的剑柄，足尖一点，腾空而上，宛如升空飞燕。

堡墙宽约一丈，上面寂然无人，蒙面人恰好对正一座通向中央堡楼的凌空钢索飞桥。全堡飞桥共有四座，分由四角通向中央，暗含着四象之势，飞桥长三十丈，竟仅四尺，蒙面人对正的飞桥，正是最安全的一座。根据蒙面人的种种迹象，他对古堡中的情形，显然是了如指掌，十分清楚。

蒙面人隐身碟坎间，机警地看了一眼左右两座铁门紧闭的卫星堡楼，立即纵下碟坎，如飞奔上被风雨吹打得急烈摇摆的索桥，直向中央独立堡楼驰去。看了蒙面人的机警举措，这座古堡中，必然有高手警卫，想是由于数十年难得一遇的恐怖雷雨，俱都躲进了八个卫星堡楼内，也许他们相信没有人胆敢前来虎口采须。

但是，就在他们自恃无虞，躲在堡楼避雨的时候，却出乎意外地来了一个胆大的不速客人。这时，蒙面人已通过索桥，飞身纵上中央堡楼的中层石栏上。

堡楼中层，共有八座同形式的兽环大铁门，但是，每座铁门的颜色，却迥然不同，对正飞桥的是一座红门。蒙面人却跳下石栏，急步向一座黑漆铁门绕去。黑漆铁门，恰巧对正西面谷底的构一日一崎险绝壁，位于堡外绝壁下的广大富丽花园，立在黑门前，可以一览无遗。

蒙面人翻腕撒剑，立即沿着斜斜上升的楼梯，如飞向顶上奔去。看他纵跃奔跳，健步如飞，似是杂乱无序，实则，每一个落脚处，都按着八卦生克之理，同时，他起身落步，轻巧迅疾，捷如狸猫，毫无声息。奔上顶层，蒙面人立即凝目上看，只见漆黑的尖顶上，果然悬着一个灰白小包蒙面人的身形尚未落实，脚下已响起一阵苍劲的哈哈大笑：“阁下敢于今夜，只身单剑，夜闯九宫堡，独上摘星楼，阁下的胆识、豪气，实令老夫镇拐震九州马云山佩服。”



小说 服字出口，呼的就是一拐，猛向双脚刚刚落实的蒙面人扫去。

蒙面人一声不吭，旋身让过一拐，长剑反臂挥出，径斩对方的手腕。同时，已看清对方是一个霜眉银胡，满面怒容，手使镇铁拐的紫衣老人。持拐老人见蒙面人身法诡异，出剑神速，知道遇到了劲敌，大喝一声，疾演泰山压顶，抡拐再向蒙面人的当头砸去。蒙面人心物到手，恨不得插翅飞出九宫堡去，哪里还有心恋战，身形一闪，已至梯口，如飞向下狂奔。

持拐老人顿时大怒，暴喝一声：“不留下命来想走吗？”暴喝声中，飞身疾追。蒙面人身形如烟，快如狸狐，眨眼已奔至楼门。蒙面人刚至楼门口，迎面又来了一人。只见来人年约二十五六岁，一身银缎劲装，虎眉朗目，圆脸白胖，手使一根亮银红樱枪。蒙面人认得来人，正是九宫堡的一流高手小李广钟清。

小李广钟清，突见迎面如飞冲下一个蒙面人来，知是擅登摘星楼的人，立即大喝一声，挺枪就刺。蒙面人挥剑一拨，枪尖擦身刺过，身形一闪，直向钢索飞桥奔去。

这时，风雨更大，雷声震耳，闪电刺目，钢索飞桥摆动得十分骇人。楼下寒光闪闪，人影晃动，一片呐喊之声。钢索飞桥的对面堡墙上，已有十数名高手守住。蒙面人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原就有孤注一掷的决心。

这时，飞身纵上索桥，直向堡墙奔去，地面上的高手一见，立即高声呐喊，不同暗器，纷纷打来。由于飞索高达数丈，加之狂风暴雨，地面高手无法仰面上看，因而，暗器未到索桥，便被风雨纷纷打落地面。由摘星楼追出来的持拐老人，镇拐震九州马云山和小李广钟清，这时见蒙面人已奔上飞桥，顿时惊呆了。蒙面人如飞奔至距堡墙五丈处，厉喝一声，腾空而起，长剑幻起千百银锋，直向

十数高手的当头罩去，声势猛不可当。墙上高手大惊失色，高声狂喊，齐挥兵刃，当前几人，惊得纷纷暴退，情势顿时大乱。

蒙面人趁机疾落墙面，足尖一点，飞身纵至栋梁上，肩头一晃，疾泻而下，直落墙外。墙外的水，更深了，蒙面人双足落地，内心有抑制不住的激动和兴奋，立即飞身过河，直奔松林。蒙面人奔进松林，回头见身后无人追来，不由仰天发出一阵悲忿大笑。笑声一落，翻腕收剑，顺手将黑巾扯落下来。一张英挺俊逸，肤如冠王的白皙面庞，立即呈现出来。

两道浓浓斜飞入鬓的剑眉，一双黑晶晶闪闪发光的眸子，挺直的胆鼻，涂丹般的朱唇，由于连番搏斗，眉宇间的煞气仍极浓重。看他年龄，最多十八九岁，但却具有了如此惊人的武功。背剑少年，不敢停留，直向放马的大石处奔去。尚未到达大石，即见他的青马，昂首竖耳，双目闪耀，马尾急别的摆动，不停的连声低嘶。

背剑少年一见，知道青马在暴风雨中已经等得不耐，因而身形立时加快。奔至马前，少年首先掀开鞍囊，急忙将白丝绸包放进鞍囊内。就在少年将小包放进鞍囊内的同时，凹形大石后，突然走出一个身穿黄绸衫，手持缅刀，一脸阴刁狡桀之色的中年人。青马一见，昂马怒嘶，猛向身后急退。

背剑少年立时惊觉，闪电转身，条举右腕，一阵龙吟声中，寒光一闪，长剑已撤出鞘外。同时，他的左掌，迅急将挺朗如温玉般的俊面掩住。

一脸阴刁狡桀之色的中年人，发现少年转身拔剑，举手遮面，那份轻灵神速，在他闯荡江湖的半生中，确属少见。中年人心知遇到了高手，于是阴刁的冷冷一笑，沉声道：“本总管在此候驾多时了。”说话之间，手横缅刀，缓步逼来。少年一见来人，不由怒火



小说 条起，黄衫中年人，正是九宫堡内，武功仅次于老堡主陆地神龙江浩海的总管闵五魁，也正是他的切齿仇人。

九宫堡总管闵五魁，见少年掩面不语，目射冷电，凝目一看，竟是堡外花园的浇花小厮，不由顿时大怒，缅甸刀一指，厉声大喝：“卫明，你好大的胆子……”大喝声中，飞身前扑，缅甸刀一挥，闪电下劈。

少年见被对方识破，不由杀机条起，身形一闪，急忙横剑，铮然一声架开缅甸刀，喇喇喇一连攻出三剑，匹练翻滚，光华耀眼。总管闵五魁，没想到在后花园浇花的卫明，竟然有如此惊人的武功，这时一连被攻三剑，竟闹了个手忙脚乱。于是，怒喝一声，飞身暴退八尺，顿时愣了。少年急忙停身，横剑厉声道：“谁是卫明？少爷就是十八年前被你们夫妇悄悄抱出九宫堡，丢在系舟蜂上的少堡主江天涛。”总管闵五魁听得浑身一战，本能地急上两步，凝目一看，发现对方少年，两道斜飞入鬓的浓浓眉头上，果然各有一个稻粒大小的朱砂痣。

闵五魁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面色顿时大变，不由慌得厉声大喝道：“胡说，我家少堡主江天涛正在堡中……”少年顿时大怒，剑眉一轩，厉声大喝：“闭嘴，那是你和毒娘子章莉花的孽子，你道本少爷不知？”闵五魁一听，惊得面色如土，急忙心虚地标了一眼九宫堡的方向，磊然一声厉喝：“放屁！”厉喝声中，飞身前扑，手中缅甸刀猛向少年江天涛砍来。江天涛见闵五魁口出不逊，顿时大怒，身形一闪，振腕出剑，幻起一片耀眼梨花，立将闵五魁逼退三步。就在这时，数声烈马长嘶，连由九宫堡方向传来。

闵五魁一听，精神大振，一面拼命抢攻，一面连声大喝，显然企图让即将出堡追赶的高手知道他与入搏斗的位置。江天涛心中一



惊，大喝一声，立即进步欺身，手中长剑，一招比一招紧。顿时，光芒暴涨，剑浪汹涌，势如长江大河，直向闵五魁涌去。闵五魁惊得心胆俱裂，怪唤一声，转身狂奔。

江天涛剑眉一竖，厉喝一声：“恶贼留下命来！”厉喝声中，飞身前扑，身形快如电闪，不出五步，已经追上，振腕挺剑，直向闵五魁的后胸刺去。冷芒一睹，立即暴起一声刺耳惊心直上夜空的尖声惨嚎，闵五魁两手扑天，撒手丢刀，立即仆倒。这时，马嘶连声，蹄声杂乱，已由九宫堡的吊桥方向，逐渐清晰传来。江天涛又惊又怒，心中一动，拉起闵五魁尚在浑身颤抖的尸体，即向宽大石道上飞步奔去。

青马一见主人向石道上奔去，立即轻嘶一声，紧紧跟在江天涛身后。江天涛匆匆来至宽大石道上，顺手一丢，即将闵五魁的尸体抛在中央，飞身上马，直向谷口如飞驰去。这时，身后数十丈处，已隐约现出一群急如闪电驰来的马队。

江天涛已有了一次教训，翻腕收剑，急忙取出黑巾，再度蒙在脸上。仅这眨眼之间的工夫，青马已驰至谷口，再听身后，马嘶蹄乱，一片吆喝。江天涛知道追来的马队，必是发现了总管闵五魁的尸体，心里不免有些暗暗高兴。

驰出谷口，江天涛的心情，顿时宽畅起来，但他仍熟练地急急操纵着青马，沿着石道，狂驰飞奔。绕峰、过溪、穿林，他又驰到了方才奔上这条人工山道的地方。

江天涛一拨马头，如飞冲下山道，沿着一道深涧边沿，直向一座高峰下的突崖处急急驰去。这时，风势已渐转弱，两地小了，但，夜空的闪电，仍极强烈。江天涛仰首看了一眼夜空，心中暗暗感激上苍给他一个如此的大好机会。



小说

渐渐，崖边宽度窄小，黑暗、崎岖、石滑，涧中水位暴涨，风声震耳欲聋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如骤雨，声如沉雷的群马疾奔声，隐约传来。江天涛知道堡中高手已经追来，于是飞身下马，急急拉马前进。到达突崖下，尽是纵横纠生，枝叶茂盛的丝萝葛藤。

江天涛奔至一处藤萝前，两手用力一推，茂密的藤萝，立即现出一个四尺宽，七尺高的藤门来。通灵的青马，立即奔入门内。藤门内，竟是一座高约近丈，竟有八尺的方形石洞。江天涛紧跟着青马进入，立即将藤门掩好，折身向洞中走去。石洞深约九丈，洞内十分干燥，五丈处有一向右延伸的支洞，在洞口可以清晰地听到由深处传来的水声。江天涛急忙将马鞍卸下来，拍了拍马股，青马温驯的走进支洞内。这时，那阵急如奔雷的马蹄声，已由方才的石道上，宛如暴风过境般，如飞驰了过去，直奔山外。

江天涛无暇去想那些，迫不及待地址下黑市，急忙由鞍囊内，将那个银丝小包袱取出来。就在他取出小包袱的同时，一声清越悠扬的长啸，经由九宫堡方向，划空传来。这声长啸，音质高亢，清晰悦耳，撩绕夜空，久久不绝，有经验人一听，便知是发自一个内力深厚的高手之口。紧接着，就在附近不远的峰顶上，也响起一声高亢长啸。刹那间，不少峰头上，都响起一声隐约可闲的响应啸声。显然，九宫堡的高手，正在大举搜山。

江天涛虽然焦急不安，但他自信那些人找不到此地来，不过，他很担心搜山的人会发现他已不在后花园的那间石室内。事到如今，他已顾不了许多，立即运功五指，用力一捏，铮然一声，银丝绸包上的铁环，应声立断。江天涛匆匆地打开小包袱，一蓬柔和毫光立即射出来。

凝目一看，心中狂喜，只见小包内，端正地折叠着一件八寸见

方的深蓝丝缎，上面缀满了大小不一，颜色不同的珍珠玉石和金丝花纹，毫光四射，耀眼生辉，周围洞壁上，立即洒上一层蒙蒙彩霞。

江天涛愣愣地注视着那件霞光瑞气的蓝缎，不由激动地落下泪来，他由浇花小厮一跃而为少堡主的愿望，就要实现了。这半年来，他一直为此努力，绞尽脑汁，母亲璇玑玉女亲手编绣的绣衣终于到手了，苍天果然不负苦心之人。他用激烈颤抖的手，捏住绣衣的一角，缓缓地提起来。仔细再看，他完全惊呆了。

小包内竟不是整件的绣衣，而是一只带有长长白棱袖口的左袖。江天涛的俊面上，苍白如纸，泪珠一颗接一颗的落下来，他提起那只左袖，伤心地久久不知放下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疾速的衣袂破风声，清晰传来。江天涛心中一惊，急忙将小包掩住，洞内立趋黑暗。凝神一听，面色大变，来人已到了洞口前。

江天涛惊得条然跃起，拿起小包，提着马鞍，飞身纵进支洞内。就在他纵进支洞的同时，洞口的藤门已发出被推动的吱吱响声。江天涛心中一动，似乎想起什么，探首一看，只见闪身进来的竟是一个头戴风帽，一身黄绒衣裙的绝色少女。黄衣少女年约十六七岁，桃形的脸蛋，弯月般的黛眉，晶莹凤目，瑶鼻樱唇，香腮上的两个酒涡特别深。只见黄衣少女，紧皱黛眉，神情显得异常惶急，匆匆将藤门掩好，急步向洞中奔来。

江天涛一见黄衣少女，竟是舅母无影女侠薛丽绢的唯一爱女汪燕玲，于是丢下手中马鞍，急步迎了过去，同时惶急的低声问：“玲妹，这么大的风雨，你怎的来了？”黄衣少女一见江天涛，凤目中的泪珠立时滚下来，同时玉手掩面，流着泪颤声，说：“涛哥哥……急死小妹了……”江天涛见黄衣少女汪燕玲，满身雨水，急忙伸手扶住她的玉臂，慌张地急声说：“玲妹，快到里面坐。”说话之间，



小说 扶着汪燕玲，径向主洞的深处走去。

黄衣少女汪燕玲，一面前进，一面仍心有余悸地流泪惶声道：“方才在摘星楼下，看到那么多高手攻击你和那多的暗器打你，小妹几乎吓晕了过去。”江天涛感慨地黯然道：“小兄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那时已顾不了许多了。”说话之间，已到了一张小石桌，和一方铺满了柔细枯叶的大石台前。江清玲举手取下风帽，一蓬如云秀发，和一张带雨梨花般的秀丽面庞，立即呈现出来。

汪云帆心中十分感激江清玲冒雨前来看他，这时见他清丽秀美的表妹脱下风帽，关切地急上两步，好心的为她去解已被雨水湿透的长斗篷。

但他的手刚刚伸出，江清玲竟惊得紧紧里住娇躯，急忙退后两步，同时羞红着娇脸，慌急的说：“涛哥哥，小妹不冷。”江天涛看得一愣，继而一想，恍然大悟，心想：表妹虽然披着长斗篷，但她展开轻功飞驰时，怎能挡得住风雨，衣裙必然淋湿，如果脱下大斗篷，玲珑的娇躯，高耸的玉乳，岂不曲线毕露？心念至此，觉得自己真是太傻了，因而俊面一红，不由也紧了紧自己的大斗篷，讪讪地笑着，道：“我也不冷。”像平素江清玲一定会笑他谁问你来？但是这时她心情惶急异常，已没有心情再向心爱的表哥打趣了。

于是，瞪着一双晶莹凤目，紧张地关切问：“浚哥哥，拿到了吗？”江天涛见问，立即苦笑一下，即将肋下挟着的银丝小包袱，丢在大石台上，同时，失望地道：“玲妹你看。”汪燕玲冰雪聪明，智能过人，一见江天涛黯然失望的神色，芳心不由一震，心知不妙，脱口惶声问：“怎么……”说着，迫不及待地急上两步，伸出有些颤抖的纤纤玉手，急忙将小包袱掀开了。

一蓬毫光一闪，汪燕玲脱口一声兴奋低呼：“啊，涛哥哥，这

就是呀！”但当她的纤手一提，竟是一只绣满珍珠玉石的左袖时，她不禁突然一愣，立即迷惑地道：“绣衣怎会是这样的？我娘临终之际将绣衣交给小妹时，曾对小妹说，这是你姑母璇玑玉女亲手绣的蓝衣。小妹当时打开看过是整件的嘛……”说话之间，瞪着一双晶莹凤目，微张着鲜红欲滴的樱口，注定一脸茫然神色的江天涛，一瞬不瞬，似乎在问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江天涛更是不知，只得木然地摇了摇头。

汪燕玲凤目二酌，似有所悟的急声道：“哼，这件事，恐怕又是总管闵五魁和他妻子女掌院毒娘子章莉花两人搞的鬼。”江天涛听得心头一震，不由焦急地问：“他们也知道绣衣上的秘密吗？”汪燕玲略一沉思，迟疑地说：“他们也许仅知绣衣的珍贵，而不知绣衣的真正奥妙。”说此一顿，精神突然一振，似乎想起了解决难题的办法，按着急声道：“小妹回堡后，可令总管闵五魁的狗子朝天鼻，去问闵五魁……”江天涛一听，面色立变，不由懊恼地说：“我方才已将闵五魁那狗贼杀了。”汪燕玲的确吃了一惊，不由急声道：“海棠仙子前辈，不是一再叮嘱我们，在真相尚未大白之前，最好留他们夫妇的活口吗？”江天涛懊恼地说：“可是他已知道我的真正身份了。”汪燕玲一听，不由肯定地道：“那必是你将黑市取下来了？”江天涛惭愧地点了点头，只得将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汪燕玲黯然一叹，幽幽地道：“假设当时是姑父陆地神龙江浩海等在马侧，你再想把你的身世弄清楚，恐怕要比登天尤难了。”江天涛一想，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但他却关切地问：“父亲去东海蜘蛛岛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？”汪燕玲轻轻摇头，道：“他老人家一年难得有几天在家，加之闵五魁的狗子朝天鼻又不成才，自以为是真正的少堡主，终日贪玩取乐，所以九宫堡的一切大权，才都落在闵



迁就，处处恭顺，试想，全堡俱是久历江湖的高手，时间一久，怎能不令别人起疑。”江天涛忍不住插言闲：“他们要到何时才将真情告诉给朝天鼻呢？”汪燕玲毫不迟疑地说：“当然是等姑父百年之后，狗子正式继承了九宫堡堡主的时候！”汪云帆听得暗泛怒火，不由冷冷笑了，正待再问什么，洞外已隐约传来一两声山中樵户人家的雄鸡高啼声。

汪燕玲心中一惊，不由催促道：“涛哥哥，我们走吧，天快亮了！”说着，顺手取起风帽，汪云帆急上两步，殷切地帮她结系帽口上的长长丝带。汪燕玲又羞又甜，强抑芳心的上上乱跳，微微仰起圆润诱人的下颔，让心爱的哥哥为她结着丝带。

江天涛虽然和娟秀可人的玲妹，有过不少秘密聚会，但相谈的大都是如何揭破身世，和堡中摘星楼上的机关形势。但是像今夜如此亲近到指触玉肤，兰息扑鼻的情形，尚属首次。他的心，不但有些怦然跳动，而他的十指，也有些不听指挥了。

汪燕玲微仰着玉颔，轻合着凤目，静静地领会着涛哥哥的十指在颈间转动，芳心的深处，有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和快慰。江天涛终于把柔软的丝带结好了，急忙将两手放下来，并在他的长斗篷上，匆匆拭了一下手心中因慌急而渗出的汗水。汪燕玲睁开凤目，竟意犹未尽地问：“好啦？”江天涛唇带窘笑，急忙点了点头。

汪燕玲看他仓促不安地样子，不由深情地瞬了他一眼，连声催促说：“我们走！”江天涛急忙叠好银丝小包，谨慎地放进怀里，即和汪燕玲并肩走向洞口。走出藤门，洞外依然一片漆黑，风雨不知何时停止了，仅遥远的天际，仍闪着微弱的电光，不时传来一阵无力地雷声。

整个幕草山区，除了深润绝望中，暴响着隆隆骇人的激急流水



小说 声，再听不到其他声音。江天涛将藤门掩好，首先细察了一眼附近可疑之处，即和汪燕玲沿着深涧边沿直向九宫堡方向驰去。

山势崎岖，雨后石滑，由于这是两人经常黑夜飞驰的暗径，是以两人的飞驰身影，依然快如脱兔，疾如流矢。绕过最后一个峰角，前面已到了九宫堡外的狭长谷口。

两人停身隐在一丛楼树下，仔细观察了一番谷口和宽大石道附近，直到确定没有潜伏的堡中的高手后，汪燕玲才向江天涛挥了一个再见手势，直向谷口飞驰。

江天涛静静地立在树下，目送汪燕玲，直到她飘飘的身影，消失在谷口内，他才罩上黑巾，展开轻功，如飞向纵岭上升去。

岭上苍松翠竹，怪石丛生，江天涛一面沿着岭脊飞驰，一面注意岭上可疑之处。由于一直未遇堡中高手，断定他们必是自知无法追上蒙面人，大都转回堡中去了。

江天涛绕至谷西绝壁处，探首一看，只见数十丈下的九宫堡中，灯光明亮，俱是古形石阶，石阁和石楼。在明亮的灯光下，有不少黑点正在宽大的走廊上移动，想必是堡中的仆妇、侍女、或高手。江天涛无法看出那些人在作什么，只得一面分段下降，一面观察绝壁的情势。

绝壁下是座广大花园，矮松夹径，翠竹成林，花圃井然有序，正中一道清溪，蜿蜒直通护堡河。溪上有朱桥，四角有凉亭，一片大荷池，连分朱、粉、白、黄、紫，依池建有曲廊花厅，无数奇形怪石，分别置在园中。

周围建有花墙，墙外环绕着巨松，在花园的西北角上，有三间石屋，江天涛就居住在那三间石屋内。江天涛仔细观察园内，寂静如常，立即疾泻而下，直向石屋奔去。来至屋前，推门直入，发现

